

被父亲毒打后,他将农药掺进了父亲喝的茶里

6

纪实文学

从小他就学会了赌博

邹桂林,一个未成年犯人。说起来,他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,后来外面折腾了一段时间,捞了一点钱,也带回来两个毛病,一是赌,一是嫖。邹桂林的母亲在多次劝说无效且挨了若干次拳头脚踢之后。终于离家而去,不知所终。那一年,小桂林才5岁。以后,邹桂林的父亲干脆也不结婚了,经常带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回来住上几天。实际上,小桂林是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拉扯大的。到了上学以后,他也基本上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,学校开家长会他家都没人去参加。不知是遗传还是怎么的,邹桂林二年级时便学会了赌,扑克、牌九、麻将,他样样都行。而到了四年级的时候,他的技艺已经很精通了,连他老子高兴起来都会夸赞,这个小×养的真真灵。

当然,随着他赌技的提高,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,惨不忍睹。他父亲平时也无暇过问,但有时老师家访以后,邹桂林就会挨一顿暴打。显然,这样的教育效果随着皮肉疼痛的消失也就无影无踪了。而另一方面,邹桂林的赌瘾越来越大,他已不屑于和一般大小的孩子在一起玩了,在赌桌上他完全可以和成年人一决高下,平起平坐;而且他的赌品极好,都是现钱交易,所以也有许多人乐于和他玩。而他毕竟没有经济来源,经常囊中羞涩,每每只能站在旁边看,惹得心中更是痒得难受。十三岁的时候,他终于上了六年级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升上来的。学校不想让这样的学生留级,所以老师每到补

考都设法让他过关。而他自己是不再也不想念书了,就经常逃学,设法搞钱。先是把家里的东西弄一点出去卖卖,后又去亲戚家、邻居家趁人不注意时“拿”一点东西去换钱,但那样毕竟是小打小敲,禁不住牌桌上的一两次来回。于是,他就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,最经常的,是到汽车上去做专业“钳工”(即小偷)。邹桂林说,溧阳、无锡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,他都去过,每次出去一趟收获不会少于1500元,最多的一笔就得手两千多,而且从来没有被抓住过。就这样,他自由自在地混到了十五六岁。直到2002年的1月。

被父亲毒打使他生仇恨

那几天,趁元旦长假城里人多车上拥挤,邹桂林到无锡狠狠地捞了几把,总共窃得近四千块钱,午饭吃饱就兴冲冲地往家赶,准备晚上好好地来上几把。谁知一进家门,正好碰见爸爸和叔叔坐在桌前喝酒,一个空瓶子倒在一旁,桌上的一瓶也已下去一小半。看到邹桂林,爸爸就问:你这几天死哪去啦?邹桂林支吾了一下,没说出什么来。爸爸火了,说你他妈的不说清楚不要过关。你看你这个样子,活是一个二流子,整天在外面晃荡,还去跟人赌。

这个做爸爸的说越激动,站起来就动上了手。邹桂林赶紧闪避。这一来二去推推躲躲就发现了邹桂林身上的钱。爸爸又惊又怒,逼问钱是从哪来的。邹桂林更是支支吾吾。于是爸爸叫叔叔找了一根绳子,两人趁着酒劲把邹桂林捆绑起来,一定要他说出钱从何来。吃了一顿拳脚后,这小家伙

终于说出了自己行窃的经过,更换来一顿前所未遇的痛打,直到爷爷奶奶赶来,才喝住了醉了酒的弟兄俩。结果,不仅那天晚上没能去赌钱,小桂林还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

后来邹桂林才知道,原来爸爸的一个相好和他掰了,跟别人走了。做老子的很难过,就把儿子当了出气筒。邹桂林的心中气啊。你的相好跑了,再找一个就是嘛,干什么把气出在我头上。邹桂林想起从小爸爸对自己的漠不关心,对自己的训斥和毒打,恨意和怒火在胸中越烧越旺。一个念头在脑中形成了:要报仇。

那么怎么报仇呢?从那以后,邹桂林就在家老实呆着,寻找机会。他知道父亲有饭后、酒后喝茶的习惯,就瞅准了机会,找了一支脚癣一次净,把它挤在水里小心地搅匀,然后烧开了灌到瓶里。可是父亲喝了以后,一切如常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于是邹桂林到溧阳城里,托朋友搞了一包老鼠药,又一次如法炮制,但是父亲仍然没有反应。看来那药是假的。邹桂林心想,这老人家伙还挺蛮硬的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找了半瓶农药,藏在一边。那天也巧,又是叔叔和爸爸一起喝酒。邹桂林就把农药掺到开水里。那弟兄俩喝了酒再泡上浓浓的茶,居然连农药味都闻不出来了。结果两人呕吐白沫,躺地上。幸好那农药开瓶时间长了,毒性较缓,总算让那兄弟俩拣回一条命,到地狱里打了一个转又回来了。

邹桂林因此被判了8年,送到少年管教所服刑。在这里,他认识了同样瘦小的李志。身材上的共同点让他们很快结成了一对好朋友。李志聪明、书读

得好,在少年犯中算得上是一个“博士”;邹桂林话语不多,头脑机敏,为人很讲义气。两个不同背景,不同兴趣爱好的少年居然相处得非常投机。

母亲的来信让他落泪

在监狱的课堂上,邹桂林因为读书差,常被同班少年犯嘲笑,其中有个叫刘强的南京少年犯,在一次邹桂林背书背不出来后,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“淌屎二手盒子装”,最后竟简称“淌屎”,还有几个人也跟着瞎喊起哄。最让人难受的是,这个刘强看邹桂林不作答理,还常常凑上来,贴着耳朵说:淌屎,你耳朵也有毛病啦,怎么不吱一声,搞得像嘴巴也哑掉似的。那天你不是淌了很多屎吗?那腥臭的唾液喷了一脸,这让邹桂林感到很不是滋味,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大呆子。于是他和他的好友李志包了个粪团放到刘强床上,刘强不小心抓到了。事情很快传到少管所的王队长那里,王队长摸清了一些情况,并召开了大会,请做这件事的人主动来坦白,并保证会保密。邹桂林和李志两个人就主动找王队长坦白。

王队长听了两个小家伙的坦白,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。他说: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说过给我一个理由就不追究,但你们以后要注意,不能再做类似的事。两人一看王队长处理得这么简单,连连点头说是。王队长让李志先走,留下了邹桂林。

王队长问:最近家里有消息吗?邹桂林说:没有。

原来,自案件发生后,邹家的人就恨死了这个“孽种”,父亲更是咬牙切齿。少管所几次派人去邹家联系,只有奶奶来

了一趟,回家还让邹桂林的父亲责备了好长时间,从此再无人来。好在邹桂林一个人混惯了,无人来看倒也无所谓。只是逢到节日前夕,人家都有人来探视,送吃的用的,自己孤零零的,虽然李志经常把家中送的东西和他共享,但邹桂林心中仍然很难受,对自己的家特别是父亲又恨又想。

王队长说:我们和你的母亲取得了联系,她很想你,但因为农忙,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弟弟,暂时不能来看你。给你带来一双鞋,一些吃的,还有一封信。

邹桂林如五雷轰顶,一下子愣住了。妈妈,这个称呼他已经好多年没有用过了。他记得,自己曾去找过母亲,母亲一边搂着自己一边擦眼泪。后来继父回来了,母亲就把小桂林推开了,还叫他快走。还是继父留下了他,让他吃吃饭再走。以后,他再也没去找过母亲,尽量不再去想她。现在自己犯事了,她居然……

信是继父写的。说是知道你的事后,你妈哭了好长时间,现在想想还会哭。你虽然不是我的亲儿子,但我也很关心你。和你母亲商量了一下,请警察同志先给你捎点东西,我们把家中的事情一忙完就来看你。你要听警察同志的话,好好改造,重新做人。

看着看着,野小子邹桂林的眼里滚出了泪珠。他哽咽着说:王队长,是我不好,我向刘强道歉。

王队长说:好,我什么时候把刘强、李志和你找到一起,你们当面跟他赔个不是。先什么都不要说。你马上把东西拿回去,再好好想想,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行动,来证明没有辜负你妈妈和你继父的希望。邹桂林连连点头。



柳堡著
江苏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本书记述了罪犯的犯罪过程及其在狱服刑改造的基本情况,在平凡的讲述中,让人们了解监狱、对罪犯在狱中的生活和有关活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,进而对人们进行法制教育和规诫警示,劝告人们远离犯罪;同时,亦可让善良的人们认识形形色色的犯罪,增强自我保护意识,尽可能地免遭伤害,把犯罪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最小。

上期回顾

法官阮军和朋友酒后突发奇想,要换老婆睡觉,因为朋友的妻子不从,阮军用刀威逼实施了强奸。进了监狱后,阮军依旧劣性不改,不服管教,还找他认为可欺负的犯人的麻烦,反倒被别人制服了。在劳务监区,阮军又经常偷别人的劳动成果,最终被“请”进了禁闭室。

又一名女性被杀害

悬疑小说

多年前的一起凶杀案

“你醒了。”有人在耳边低语,强烈的光线、陌生的环境,在麦涛眼前闪烁个不停,花花绿绿一大片。

过了一小会儿,他总算适应过来,也看到了说话的女人。

“陈芳?”他说,“对不起,我可真没用。”随即叹了口气,想坐起来。

那女人留短发,一双大眼睛这时候闪着爱抚的目光,她只怕自己这双眼睛被麦涛的目光捕捉到,虽然把座椅拉近了,却也低下头,“麦老师,你很勇敢……”她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下文,又发觉自己似乎并没有资格妄加评论,发了一下呆,才继续说道:“刘头儿现在赶去现场了,很快就会来看你的……”

次日清晨,刘头儿来看望麦涛,麦涛连忙迎上去。

“别动,别动。”刘头儿抢先几步扶住他,“麦老师现在感觉怎么样?医生怎么说?”

“没大事儿,您就放心好了。不疼不痒的。”麦涛呵呵地笑起来。“您昨天去过现场了吧?”

“是啊,去看看,不少事儿也都问过了。”安先生了。这会儿我就是过来看看你,没事就好。你再好好休息两天,回头咱俩谈。”

“这……也好吧,您看什么时候需要,我就把发生的情况都告诉你。不过,我今天得出院了,您有事儿就打电话吧。”

“出院,怎么这么着急,叫医生好好看看,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!”刘头儿抹了一把“M”的发迹线,表情很是真切。

“您放心吧,没关系的。说实话,您又得受累,我感觉这次的案子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哦?那么,你说说,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”一提到案情,刘头

儿眼睛立刻又放出光来,他想起以前找麦涛商量的一件案子……

那是一起残忍的凶杀案,凶手对男人和女人一视同仁,下手毫不犹豫,对性器官缺乏兴趣。处理尸体的手法不带有仪式的特征,没有留下信息。尸体被取走的部位不大相同,舌头、肋骨、内脏,再然后是大腿部分肌肉。可是最后出现的尸体,这些部分都被割走了。也就是说,凶手正在尝试,当他发现感觉不错之后,新的尸体被带走的部分也就越来越多。被取走的部分,全都可以食用!另外,这个人可能存在某种摄食不正常的问题,比如说可能是神经性的厌食症或是暴食症造成了食物利用的障碍。因此,这个家伙开始尝试全新的东西。而神经性的食物摄入障碍,令人想到更夸张的推论,凶手可能是个女的……

食欲,在一开始,显然令经常合作,早就建立起坚实信任感的刘队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案子却在半年后告破了,当那个年轻女人被带走的时候,每个人都被深深震撼……

这一次……又是食欲在作祟吗?把那个女人整个头项都用水煮了,打算食用么?不,不对,这是另一重涵义,只是,那到底会是什么?

中指上的戒指

麦涛支支吾吾地说:“队长,这件事……我确实还没有弄明白。只是觉得毁掉头部的做法,有着非凡的意义……让我想起了法医可能做出的同样举动。有时候,为了辨认尸体,法医要把已经高度腐烂的头颅放在大锅里煮化,然后通过颅骨和牙齿来判断死者身份。凶手似乎也想模仿这件事,不过他打算暴露什么,我还想不出来。”

“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,”刘队从背着的包里取出一张照片,“这是王小姐和另一个女人的合影,你看一下。”

“好的……对,左边画着红圈的就是501室的主人,也就是被害人。另外这个女孩我不认识。哦,王小姐的手上,还戴着戒指?”

“是的,那戒指和中指一起不见了。可是,房间里还有些贵重物品,比如手机什么的都没有被带走。”

“订婚戒指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?”

“不,不,没什么,我在想,订婚戒指不都该戴在中指上吗?当然啦,现在的年轻女孩儿可能只是随便玩儿的。”

“你是说,可以找找她的男朋友?”

“不完全是这个意思,”麦涛摇摇头,感到一阵晕眩,“她搬到这楼来,已经有两年时间了,我不记得见过她男友。”随后他又有些迟疑,“但是,为什么凶手要把手指和戒指带走呢?似乎又确实像是一个冲动的男友干出来的……”

作为经常和刑事案件打交道的麦涛很清楚,尽管社会上甚至就在学术界里,一些人常常把变态杀手挂在嘴边,可现实中这样的案子少之又少。以杀人案为例,据统计,最常见的动机往往是一时冲动。当然,在这个案子里,他并没有相似的感觉,一切都是计划好的,包括针对自己的袭击,也是临时计划之后有条不紊的行动。看来,凶手也不会就此停手的。

沉默了一阵子,刘队才缓缓说道:“总之,我会去查一查的,你要多注意休息。明天,我们再录口供。唉,老实说,安先生看到了袭击你的人,否则按原则办事,我都无法立刻排除你的嫌疑。”

“谢谢您,这我能理解。”

麦涛目送刘队离开,心里却始终盘旋着一个念头: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?

戒指……

又一名女性被害

这一天的晚上,准确时间是6月11日20时。一个打扮性感的女人,在连续拨打了几通电话,接通电话之后,对着话筒大声吼叫:“你这是什么意思!今天下午叫我在酒吧里坐了两个小时!而你却没有出现!……不,我不想听你解释!……”好吧,你倒是说说看……是吗?出了那样的事……算了,我不怪你……嗯……”女人的态度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对着话筒重重地吻了一声。挂上电话后,她开始收拾起自己徐娘半老的身体来。

她先是冲了个热水澡,而后返回卧室,全身散发着令人心神荡漾的香水味,又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直到满意。她穿好吊带丝袜,趴在床上,被子拉到臀部,酥肩半露。

门锁滑开,一个人悄悄地进入房间,踏着柔软的地毯,向卧室走来,一路投下倾斜的影子。

“亲爱的,怎么这么晚才来。”床上的女人也不回地娇声说道,“人家可想死你了。”

那人没有答话,黑黢黢的身影,幽灵般地晃到床边。

“宝贝儿,怎么了?”她又是一阵浪笑,“难道,你就不想我吗?”

“想啊。”那人说道,双手向着她的脖子伸去……

对于当夜发生的惨案,警方没有想到,当然,这个精心装扮自己的女人也不行!

撇开低级欲望不谈,这个徐娘半老的女人,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比自己年轻的情人。她是在业界颇有些声望的女人,或许私生活算不上检点,然而这点过错带来

的惩罚未免太残酷了。

她洗了澡,洒满勾人心魄的香水……

那个人进来的时候,她娇喘连连……

甚至那个人的双手从后面伸向她的脖子,接触皮肤的一刹那,她仍然认为他是想要抚摸自己,而后柔柔地亲吻她的耳根——那要命的性感带。

可那是一条不算太粗也不细的绳索,直径大约有半厘米,被一双手分别握着两端,在环颈脖子形成了一道曲线后,它倏地收紧了。

这是一种叫人难以忍受的痛感,绳索似乎勒破了咽喉皮层。她徒劳地用两手抓住绳子,眼珠渐渐暴起,压力迫使舌头伸了出来。

几分钟之前那妖艳的姿态荡然无存,唾液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身后那人,当然没有就此收手的理由,只是忽然间犹豫了一下,做出了让日后介入此案的那斯·沃勒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:拖着这女人,一直拖到浴室,里面垫了一张床单。那人单手持着绳索,另一只手拿起一只杯子,放在女人面前。因为身子往前探了探,女人看见他的侧脸,立刻感到绝望。

然而正是这份绝望,或者是那人在做这动作时手劲稍微放松,女人胡乱抓起一件东西——

香水瓶,向后面掷去。

这也变成了她最后的困兽犹斗,凶手指向身后的墙壁上,掉下摔碎了,沁人心脾的香味转眼充满了整个房间,空洞中一声巨响,吊灯也在摇曳。凶手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,慢慢伸了过去……

浴室宽大的镜子里映出那人的脸孔,他看到自己的眼神,笑了。好像看到了几分钟之前,女人在扭动着腰肢……



艾西恩著
接力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宁静。夜晚。几位年轻女性先后倒了下去。凶手线索:一个健壮的身影。一根结实的绳索。除此之外,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线索——除了几张老旧的生活照片。在那几张仅有的线索照片上,除了被害人,还有一个化名肖影的女孩。她是谁?她是凶手?在哪里可以找到她?……

上期回顾

麦涛昏迷后被502室的主人唤醒,他和502室男主人一同到501室搜索情况。501室内非常昏暗,麦涛找到了一个破碎的玻璃杯,并发现床边有一些血迹,循着血迹,他们来到厨房。在厨房,他们看到惊恐的一幕:房主小姐已经死亡,并且头部被浸在一个沸腾的玻璃容器内。警察很快就来到现场。

3